



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 2012, 1: 18-49

扬美郑氏宗族南迁马来亚的原因和 聚落形成之考证

E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the Zheng Lineage of Yong Bee Village, Eng Choon County (Fujian), in Malaya

郑名烈*

(TEE Beng Lee)

摘要

扬美郑氏宗族是由开基祖郑仙奴所繁衍后代组成的群体，自明朝景泰年间繁衍至今已到了21代。鸦片战争造成中国农村的破产，并因此引发土匪扰乱社会治安。而这时期正好遇上马来亚的英国殖民地政府进行新事业的开发，诸如橡胶树的种植与锡矿的发现，对劳力产生巨大的需求，因而引发了闽粤沿海地区的移民潮。

扬美郑氏宗族往马来亚迁移的时间始于1862年，止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上台执政的1949年。但宗族人口大举南迁则是发生在麻坡地区大面积栽种橡胶之后。胶工、小园主、胶片采购商为扬美郑氏南来第1代的主要职业。

扬美郑氏宗族，宗族成员在马来亚的去留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1949年之前，南来的宗族成员有者多次往返中马两地，有者已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另外，马来亚英殖民地政府1948年实施紧急法令之前，部份原本打算久留的族亲由于政治因素不得已只能选择回返家乡。

扬美郑氏宗族南来马来亚后，主要聚居在麻坡地区，族亲关系是大家在麻坡就业与聚居的重要基础。但因地理环境的不同与社会因素的差异，宗族成员的活动已跨越出本身族群而融入在地社会，并且对社会建设积极做出贡献。部份族亲站在前线在号召麻坡华社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在出资建设华小方面更是不落后人，即是两个重要的范例。

关键词：宗族，扬美郑氏

* 郑名烈 马来西亚华裔，祖籍：福建省永春县，厦门大学历史系，2011级博士生，现为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电邮地址：teeaddy@yahoo.com.sg

Abstract

The Eng Choon Yong Bee Tay Lineage is the group descendants of Zheng Xian Nu (郑仙奴) and its present 21st generation has its roots traced back to the Jin Tai era of the Ming Dynasty.

When the Opium War led to the disruption of public order in China,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Master in Malaya required a large pool of labour for their rubber plantations and tin mines, there was an exodus of the Lineage's population along the coastline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to Malaya (now called Malaysia). This exodus which began in 1862 continued until the Communist Party came into power in Mainland China in 1949. Most of the Lineage who settled in areas around Muar in the Malayan state Johor became rubber tappers, small plantation owners and rubber film collectors. While some were forced to return to mainland China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ose who remained assimilated into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its development. This was evident with members being at the frontline of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and the funding of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Key Words: Lineage, Yong Bee Tay

一、前言

福建是一个山多地少的丘陵地区，自宋代以来，人多地少的问题一直十分突出，可供各家族大力扩展的地域空间本来就相当有限，因此，仅从自然条件来看，家族的外殖和人口的迁移也是不可避免的（陈支平著1991：159）。福建与内陆地区有高山阻隔，对内不易取得联系，而其东面狭长的海岸线，有利于与海外经贸上的联系，以及航海技术的累积。在先天的地理因素、丰富的航海经验，以及海外连系网络的建立，造就了福建沿海地区的人民往海外发展的条件。

福建人民的出国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宋元之前，（二）明朝至鸦片战争之前，（三）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俞云平、王付兵著2002：2）而第三阶段也是东南亚闽侨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末时期清政府取消海禁，允许自由移民，是促使中国移民人数倍增的重要因素。清朝咸丰、同治期间和民国时期是闽粤地区人民往海外迁移的高峰期。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海通商口岸和自由移民政策；随后便是中国苦力劳工大规模涌入东南亚，参与即将或正在开始的东南亚深刻的社会经济大变革（王天有等编，吴小安著，2005：654）。这段期间，除了日军占领东南亚诸国期间（1941-1945）返回中国的侨民激增国之外，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国人向东南亚移动（俞云平、王付兵著2002：8）。直至东南亚诸国纷纷从殖民地政府手中取得独立后，对新移民的入境采取管制措施，才疏缓了华南地区的人民往海外移居的趋势。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共产党政府对该国人民出国的申请实施诸多限制，才全面遏止了中国人民向海外迁徙的移民潮。

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出洋南来马来亚的时间，刚好落在鸦片战争之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本文就扬美郑氏宗族南迁的各种原因、南迁路线、南迁的

模式、宗族南迁后集中于麻坡地区的情形，以及南迁后的宗族结构与宗族间的互动关系等几个部份，系统性的探讨扬美郑氏宗族移民过程与抵达马来亚之后的发展情形。

本研究是以扬美郑氏宗族为主体，而扬美郑氏的祖籍地福建永春介福乡，是个地理条件相当封闭的农村，关于介福乡的历史，在《永春县志》与《永春州志》所留下的相关记录非常有限。另因文革期间《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及扬美郑氏宗祠、宗族寺庙及诸多文物均遭致破坏与烧毁，原本全册九卷的族谱仅卷首与卷五幸获保存。¹扬美郑氏宗族南迁马来亚后的资料，仅在会馆刊物上有零星的记载，大量的信息取得必须依靠访问收集与整理分析。因此，在原始资料的收集单靠文献研究并无法全面掌握扬美郑氏宗族南迁与在马来亚形成新聚落的原因，唯有透过田野调查法与口述历史的整理，来就宗族南迁的原因与南迁的路线图，以及在麻坡形成聚落的原因来自行进行考证。

二、扬美郑氏宗族从中国南来的背景因素探讨

福建广东沿海地区人民向海外移民的原因，在闽粤地方县志均有记载。位于厦门市的华侨博物馆即展示有关地方志的内容。《嘉应州志》提到：“土瘠民贫，山多田，于是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厦门华侨博物馆）。《龙岩县志》记载：“视南洋为富源，扬帆者不下百人”（厦门华侨博物馆）。由此可见福建广东地区土地的贫瘠导致农作物欠收，不得已才到海外谋生，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而东南亚地区因为资源丰富，吸引了许多中国人到那里讨生活。

扬美郑氏宗族成员最早南来马来亚的时间是在清同治元年（1862）（郑世智整编2007：7）。初期南来者并无久留的打算，南来后辛勤工作一阵子有些积蓄即回返中国福建永春的故乡。“查逊清咸同年间，有乡人通板、通柑、华漂，番供者，初来今之柔佛，继之者，有华同、华猛、华甚等，……稍有所获，便翻然北归，盖以南洋各地，虽沃野千里，物产丰富，而吾乡侨固皆以传舍等闲视之矣”（郑夏骋编1955：4）。由此可见清末时期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虽然开始往海外迁徙，但仍然保持着落叶归根的思想观念。

扬美郑氏宗族大举南迁的时间点是在民国以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永春地区的社会治安问题在民国时期开始恶化，土匪与军阀对平民百姓的欺压，迫使大批永春人民往海外迁徙。从文献记录中可发现，永春的社会治安在清同治年到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这段期间（1862-1911），较大规模的冲突事件仅有1864年发生的永春知州为平定山寨所发生的武斗，以及1865年民众为抗捐而与官府发生冲突（梁天成等编

¹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的目录所列族谱共九卷，除出卷首记载历次修谱谱序、谱例、山界、开基祖先墓志、堂厝志等资料外，卷一、卷二上下部、卷三上下部、卷四上下部及卷五则记录第一世至第十七世各代族人的列传。目前保存下来的仅卷首和卷五。

1990: 17)。而介福乡位于永春县城外的山上小农村,交通不便、讯息传递缓慢,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型态,基本上没受到太大冲击。此外,中国人是个安土重迁的民族,非到紧要关头,不会轻易离开世代在那里长期居住的土地,因此民国之前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远渡重洋到马来亚谋生,也仅只是暂时性的举措。南来者多半都希望能够再返回故乡与留在那里的亲属团聚。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尤其在1912年至1939年期间,永春县土匪、军阀之间的战斗,以及地方土匪横行,不时欺压老百姓,直接冲击当地人民的生活(梁天成等编1990: 18-28)。重要的案例如下:1918年闽粤战争爆发后,陆军十一旅营长陶质彬和驻德化警备队营长朱德才摊帕特别捐,群众因无力缴交而纷纷逃往南洋(梁天成等编1990: 19)。1925年,永春人民苦于兵匪敲剥,相率渡洋,吴威、尤赐福虽严禁出境,但从6月至11月出洋的仍达六千余人。²1940年至1949年的10年期间,永春地区因国共之间的斗争而仍然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³

介福乡虽位于永春县城的西北部的山上小平原。在清末民初时期,与永春县城和隔邻的德化县的连系仅能靠山路,但仍然避免不了土匪和军阀的窜扰。《永春县志》也记录了介福乡受到土匪侵襲的情形:“民国3年(1914),德化匪首陈宗仪率匪众窜扰永春,省督军派警备统带阎广威率部800多人,来永春清剿,陈匪逃回德化。1915年7月,陈匪又窜扰永春介福乡”(梁天成等编1990: 18)。“民国22年(1933)9月13日,德化股匪300多人围缴四班(今介福乡),掳杀群众81人”(梁天成等编1990: 24-25)。“德化著名土匪张雄南1934至1939年期间,在仙(游)、永(春)、德(化)交界地区敲诈、勒索、抢掠和烧杀”(颜文雄整理1986: 37)。“1939年年5月6日介福乡富侨陈铛被掳。5月28日,郑章灿等五人又被绑架”(颜文雄整理1986: 37)。

1937年就离开永春介福乡到马来亚的郑夏椅(草美堂),对笔者描述他年少时亲眼目睹土匪在介福乡的恶行:“土匪凶的很,硬抢牛只、掳走小孩、女人,卖去日本。夜间大家都集中一起,而国民党也发配枪枝给村民守夜自卫……土匪多的很,除了陈国辉,还有张雄南。我还记得土匪在揚仔山脚还用手榴弹炸死了数头牛。那些牛是乡亲们为躲避土匪才在夜里牵往揚仔山脚,人也在那里睡。但土匪却用土枪和巴冷刀前来攻击……”⁴(郑夏椅等,2007)。

为避免土匪来时遭到抢夺,介福乡乡民在当时另外建造土楼,一旦收到土匪来袭的消息,大伙就赶紧躲进土楼。民国时期,这种专门为防御土匪而建的土楼在永

² 吴威、尤赐福为民国初期在永春、德化及大田一带活跃的土匪,他们对永春地区的破坏,详见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永春:语文出版社,1990,页20-21。

³ 国共之争是指民国末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发生内战,导致社会的动荡,详见梁天成等编,《永春县志》,永春:语文出版社,1990,页28-32。

⁴ 巴冷刀为马来语对大刀、长刀的叫法,即Parang。这种将马来亚语参进闽南语的用法,是因为中国移民到马来亚后在语言上受到马来语影响的特有现象。

春乡区相当普遍，仅仅在介扬美郑氏宗族境内就有十几座，但迄今仍完整保留下来的只剩下3座。

因为地方治安不靖，民国（1912）之后，大批扬美郑氏宗族成员无奈的离开家乡到南洋另谋出路。“迨民国以后，地方多故，兵匪连年，苛政同于猛虎，民命等若弁髦，于是戚属相引，邻舍相呼，率妻儿、父母、兄弟来避秦者，踵接肩摩，竞相称为南洋伯焉”（郑夏骋编1955：4）。《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族侨旅外发展史〉清楚的记述扬美郑氏族亲南迁的要因。除此之外，以下族亲的略传中记载了民国不堪土匪之欺压的案例（郑夏骋编，1955）：

1. 郑华温（美仁堂）：“曾在祖国置有田产百亩，并与人合建美德堂，固一克家令子，因遭匪祸，于民十八挈眷南渡……。”（页8）
2. 郑夏汲（新福堂）：“成婚后徐氏又遭夭折，续娶陈氏虽有所出，但不幸为匪掳去……。”（页50）
3. 郑夏活（德裕堂）：“公少时即南来谋生，有所获便作归计，及民元以后，桑梓多乱，始命眷南迁……。”（页24）
4. 郑夏骋（福林堂）：“曾再度返国，因乃兄笑（即郑夏笑）受戕匪类，挺身与匪搏战者有年。”（页56）

在田野调查中，郑福山（福林堂）之妻林来英（81岁）提及她的家翁郑华真（亨房福林堂创建者）1920年代南来的原因：“据我家婆（即郑华真之妻林汀，娘家为扬美村隔邻前洋村林氏宗族成员）生前透露，我家翁南来前因不堪土匪经常来骚扰，而和土匪起冲突，更把土匪打伤。为躲开土匪寻仇，唯有往南洋逃命。他先是从扬美逃往前洋村我的家婆娘家暂躲一阵，据说我家翁因藏在装稻谷的“Qie-xie”中才没有被土匪搜着。隔日一早便往永春方向逃去，然后在泉州上船到马来亚”（林来英口述资料2008）。

民国之前，扬美郑氏族亲因土地贫瘠，生活困难，为改善生计才远渡重洋出洋南来马来亚寻找工作（郑夏骋编1955：4）。而在民国以后，治安恶化，土匪当道，更是催化扬美郑氏宗族挈眷南渡，远离家园的一股新推力。但不论是土地贫瘠导致农作欠收，或者社会治安恶化，都仅只是促成扬美郑氏宗族成员离开故乡的当地因素。最早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胼手胝足有所斩获时即返回故里，这些南来的先驱者的成功案例早已在乡中流传开来，成为诱使扬美郑氏宗族往南洋迁徙外在拉力。

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亚奋斗有成的记录，清光绪丙午年（1906）郑其绣（德裕堂）在四修族谱序已写道：“余自己亥岁过洋求利，至癸卯（1899）冬旋归，居无何年，过甲辰岁，试之期云已至矣……”[《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1906：28]，证明清末时期已扬美郑氏宗族已有族亲往来南洋和福建永春的家乡之间。

民国以后，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亚奋斗有成的记录，在《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里的略传里，就南来的各族亲之中有返乡置产做了如下记述（郑

夏骋编1955)：

1. 郑华跻(草美堂)：“公廿四岁时来洋，前后共回国六次，所获资财，多耗用在故乡购置田园，以致在外，无若何恒产。”(页10)
2. 郑华解(草美堂)：“丙寅(1926)冬始南来，得亲友关照，经营胶业，历时四载，颇有盈余，即束装归里。未几，重游旧地……”(页12)
3. 郑夏纯(金美堂)：“丁卯(1927)之岁，与季兄(郑夏洽)合建金美堂于故乡(东山尾)时君在麻坡，已置有产业矣。”(页42)
4. 郑声孚(霞阙堂)：“少壮南来，披荆斩棘，经之营之，故发展颇巨，曾数次取款回乡购置产业，及参建金兴堂……。”(页128)

地方治安恶化，当财产生命受到威胁，加上经济萧条，留在家乡几乎无力改善家人的生活。在前人成功南渡的经验指引下，催化了扬美郑氏宗族往马来亚迁徙的浪潮。而民国以前已开始在马来亚建立连系的网络，宗族精神的发挥，在人地生疏的异乡能够彼此互相扶持，则是诱使扬美宗族集中到南洋谋求发展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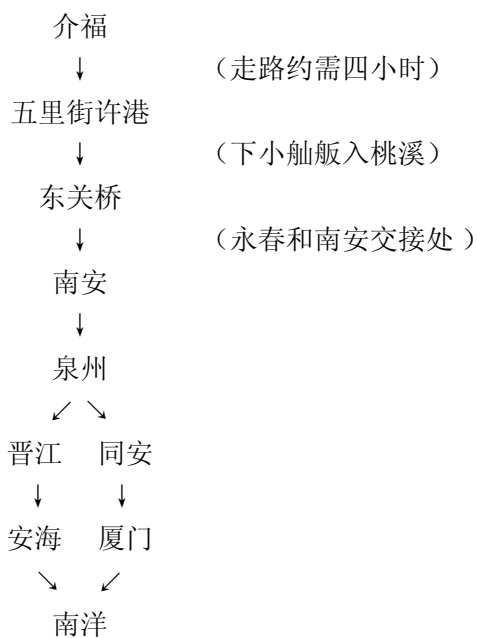
三、扬美郑氏的南迁路线

永春的地理位置位于福建省中部沿海与山区的交接地带，五代后期至宋初，是山区和沿海货物的中转站。尤溪(包括现在的永安、大田的部份地区)、德化一带的土产肩挑到永春，然后由桃溪水路运到泉州。而沿海的海产(主要为食盐)由桃溪水路运到永春，然后肩挑到山区各地。在民国9年(1920)开始修建公路前，水路对永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连系通道。永春开始有汽车的时间始于民国9年(1920)，在这之前，永春人要到泉州或厦门再出洋，水路相对于陆路更具方便性(梁天成等编1990：413)。清末民初时期，永春人南迁的路线如下：

(一) 水路

在清末民初时期永春人一般都会选择福建省的厦门或泉州这两个港口出洋。那段期间流经永春县城的桃溪在当时仍有航行价值。从永春县城要到泉州，必须先在五里街的许港用小舢舨划到桃溪的渡口，然后乘船经过东关桥，继而经南安后才抵达泉州。到了泉州要下南洋有两条水路可选择；一是再经由晋江再下安海港，由安海港启航下南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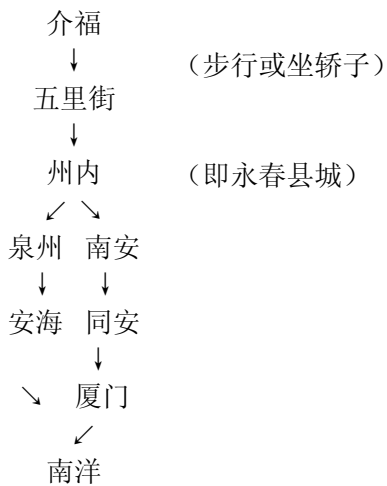
另一路线是经由同安抵达厦门后，在厦门港启程。有关扬美郑氏当年出洋前，从永春走水路的路线图如下(梁黎玲口述资料2008)：



(二) 陆路

在民国9年(1920)开始拥有汽车之前,永春人取道陆路到泉州或厦门再乘船到南洋的路线,只能从永春徒步到泉州或厦门。从永春走路到泉州或厦门还有2条路线供选择,路线1是先进入县城再往泉州走,抵达泉州后由安海港出发。或者入县城后途经南安再下同安,最后在厦门上船离港。另一条路线则是不入永春县城直抵湖洋,再途经南安、同安、最后抵厦门,由厦门港启程到海外(梁黎玲口述资料2008):

陆路路线(1): 入县城



陆路路线（2）：不入县城

湖洋
 ↓
 南安
 ↓
 同安
 ↓
 厦门
 ↓
 南洋

关于南迁的过程，1937年从永春介福乡南来的郑夏椅在回忆他离乡的过程时如此说道：“我大哥从介福步行送我到永春县城。从永春到泉州则搭车。我从泉州的安海港上船，然后到厦门，再到香港靠岸，经过七天七夜最后才到新加坡。因当时个子小，买船票还买半票”（郑夏椅等2007）。扬美郑氏族人当年主要是通过山路或水路到厦门已不太清楚，当初路线的选择是基于旅途费用或时间考量，在笔者进行田野调查中接受访问者并未详细的说明。但有关付费的方式，有能力者可自费；经济有困难者则可找客头向客栈担保，⁵先赊账然后再南渡。这种客栈亦称“栈间”（用闽南话发音），当时设立在华侨出入国的口岸厦门，是永春邑人和“水客”出入国的客栈。⁶这些客栈在各乡镇有客头做代理，要渡洋者可托客头带至厦门向客栈担保，请其先赊给船票，随即搭船南渡，待3个月后母利均还，不能还者可再延期，但需再加利息。1949年由马来亚麻坡返回永春介福乡的郑清泉就透露：“新加坡有一间“明星栈”，在永春有代理接洽，可先上船，过来后再才还钱（一人新币400元）”（郑清泉口述资料，2007）。

四、扬美郑氏的南迁模式

根据历史学者颜清湟就中国人在清末之后的移民情形所做研究的结果，中国人移民新加坡与马来亚至少存在着两种类型：一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另一种是从赊单制发展而来。而赊单移民之后是日益兴旺的移民贸易，也就后来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俗称“卖猪仔”）（颜清湟1991：4-5）。

⁵ “客头”是闽南语“Ke Tou”，“客”为“客人”，“头”为“头领”，新移民被称为“新客”，为这些新移民带路者叫做“客头”。详见颜清湟著、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23。

⁶ 清末民初由于华侨出国人数逐渐增多，需要寄款寄信的也逐渐增加，于是就有老洋客和华侨小商贩经营解送侨汇的生意，这种人称为“水客”或“搭头”（俗称走水）。参见《永春侨汇史略》，1985年第1辑（总第五辑），永春文化中心出版，页39。

亲族移民最大的特点是较早移民者已经在这里建立基业，因为工作上需要人手，但因帮群、语言文化问题，不容易找到到可信任的职员，因而返乡把亲戚带过来当学徒协助自己经营事业。南来者返乡后，他们在海外成功取得成功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因此许多同乡的族亲们也想到海外谋求发展。当时的中国移民对同族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协助的传统精神，返乡者再度南来时都会把族亲们一起带出来。永春人出洋时所采行的“亲带亲、邻带邻”的模式，即是亲族移民模式的一种。也因此发展出聚族而居、同乡聚居的现像，并且催生了许多宗亲会馆组织的成立。

“赎单制”的移民制度是19世纪闽粤地区的中国人南迁东南亚的最主要方式。“赎单制”的产生是许多要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因为无能力支付出国的船资，于是由客头、帆船船长或劳工代理商先垫付所需费用，抵达目的地后先由雇主支付费用给劳工掙客，签下赎单的移民们需透过劳务来抵偿原先所欠下的费用。并需做完规定年限的工作之后，才能恢复自由之身去选择新雇主。⁷

1842年南京条中国门户的开放，正好遇上1834年奴隶贸易废除之后新大陆对中国苦力劳动的巨大需求（颜清湟1991：6）。因而出现了由移民贸易演变而来的“苦力贸易”。苦力在被运送的过程中，基本人权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在抵达东南亚的港口后被当作普通商品来转卖，暂时没有被卖出的就被囚禁于苦力馆（猪仔馆）（颜清湟著1991：5）。在东南亚华社的抗议下，经于华商与华人领袖联名向海峡殖民地政府提呈请愿书之下，1880年才迫使海峡殖民地政府通过立法来全面遏止苦力贸易（颜清湟1991：8）。

扬美郑氏宗族南来的历史不长，宗族在马来亚扎根的时间尚短，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扬美郑氏在过番南来者身上，并无透过赎单制或被卖猪仔来到马来亚的案例。清同治元年（1862）开始出洋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都是自行担付旅费南来。因此，南来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抵达马来亚后，可自行选择落脚地点，不像赎单制下的移民在清偿债务之前，工作地点与工作性质完全受到雇主的支配。大部份南来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聚居于麻坡地区，并在后来完成了宗族的重建。

笔者从《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扬美郑氏124户族人的略传中整理出他们南来的方式大致上可分为以下几类：（1）只身南来，再返乡挈眷南来，（2）随父母、或兄长南来，（3）直接携眷南来。这三种迁徙方式均属于亲族移民的模式。初期南来者均是单身到马来亚，稍有收获即返回家乡，过些时日即再度南来。后来因往返两地废时耗旅费，于是有亲族开始携眷举家南渡。“后有夏旷者，以来来往往，耗旅费，废时日，而且抛妻别子，太不合算，由是挈眷来南，开吾乡

⁷ 赎单制的中国移民待抵达东南亚之后先被转卖到雇主手中。这些雇主皆是需要劳动力来经营在群岛或邻近的马来各邦的种植园或矿场。雇主将这些移民们欠下的船资付给劳工掙客，并与这些移民达成口头协议或签订书面的合同，以劳务来补偿其债务。详见颜清湟着、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新马华人社会史》，页4。

举家渡洋之先例”（郑夏骋编1955：4）。自此后，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南来者多携眷到来，宗族人口也因此快速增长。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部份扬美郑氏族亲在南来之前因负担不起路费与船费，他们是透过已在马来亚的族亲协助下，才能离开祖籍地到马来亚谋生。在当时，一般是只要有人做担保或先垫付船费，中国移民就能远渡重洋到海外与亲人团聚。而许多扬美郑氏的家庭都是家中的男丁率先南来一段时间，再将留在中国家乡的家眷接过来。为了省下自己往返故乡的旅费，一般都委托祖籍地准备南来的族亲帮忙把家人带过来。另一种方式则是先找个准备南来的亲友做担保人，或者先行代垫旅费，待抵达马来亚后，这里的亲属再将费用付清。这种移民模式体现了族亲之间相互信任的深厚基础。

在扬美郑氏宗族的迁徙过程中，可发现“家族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早南迁者郑通栽（盖德堂）与郑华舛、郑华芸是父子关系。而后来郑华舛、郑华芸亦将下一代郑夏笔、郑夏墙、郑夏旷及郑夏坛从永春带到马来亚。之后仍有郑声泮、郑声阳、郑声朱、郑名分及郑名坪等第3代相继南来。这一家族的成员自1862年至民国时期数十年间，陆续由祖籍地往马来亚迁徙。整个家族南迁的成员与关系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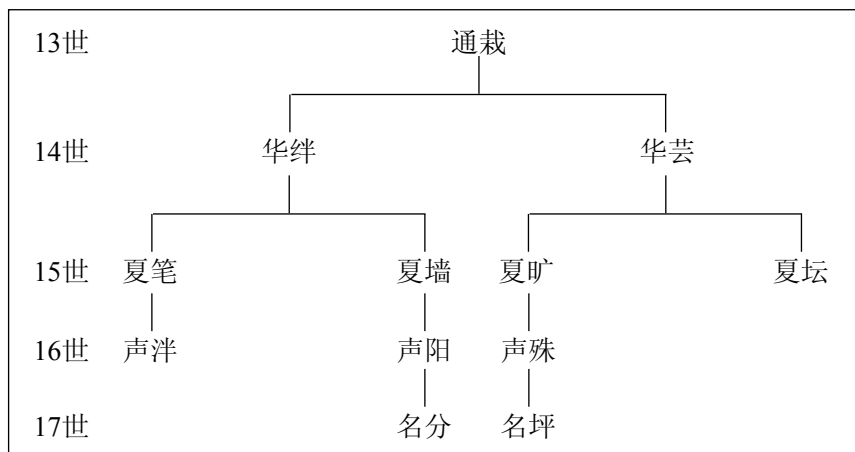


图1. 最早到马来亚的扬美郑氏家族的系谱

资料来源：引用自郑世智整编之《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

郑通栽（盖德堂）除了将本身的家庭成员带来马来亚之外，亦将宗族成员郑通板、郑通柑引介来马来亚。后续跟随再过来的族亲有郑华猛（新福堂）、郑华同（第林堂）、郑华漂（第林堂）。其中郑华同和郑华漂为堂兄弟关系。随后，郑华漂之子郑夏湖、侄子郑夏受、侄孙郑声吕与郑声爪，以及郑华同之子郑渊泉、郑夏主及郑夏棕等亦到马来亚谋生。另外，同属第林堂子孙的郑华同和郑华漂的五服内亲属郑夏丹、郑夏琴、郑声彻及郑声孚也相继离乡南来。以上扬美郑氏的族亲在中国的家乡均属同堂号—第林堂的成员，这些南来者的关系图如下：

表1. 第林堂南来者的关系图

十一世	政佚峇									
十二世	教佚仵					教佚佰				
十三世	通佚兰	通佚萍			通佚金			通佚针		
十四世	华桦	华侨			华觅	华漂*	华御	华同*		
十五世	夏丹*	夏琴*	夏芹	夏买	夏淮	夏湖*	夏受	渊泉*	夏主*	夏棕*
十六世			声彻*	声孚*	声吕*	声爪*		丽生*	声程*	

*以粗黑字体表示者为有到马来亚者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资料来源：透过扬美郑氏族谱记载资料并经田野调查证。

正因为移民的先驱者将协助家庭成员及族亲出洋当视为本身的义务和责任，因而才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移民网络。笔者从扬美郑氏南来者的堂号、辈份进一步进行整理，发现类似第林堂的连锁移民方式也发生在其它堂号。

四、南迁后的宗族结构与人口分布及就业情形

（一）扬美郑氏宗族在麻坡聚落的形成

笔者从扬美郑氏族谱资料与田野调查中发现，扬美郑氏迁徙到海外者绝大部分到马来亚，仅有盖美堂的郑声困（盖美堂）一人到台湾（《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1906：111），最早南来马来亚的郑通裁（盖德堂）于1862年抵达马来亚柔佛州峇株巴辖县的新加兰（Senggarang）镇，过后郑通裁返回中国福建的永春县介福乡，再将两个孩子郑华绊与郑华纭带到新加兰镇。郑华绊与郑华纭随后再返乡将他们孩子带过来，但最终只有郑华绊之子与郑夏墙继续留在新加兰，而郑华纭之子郑夏旷与郑夏坛则迁往麻坡北部的东甲（Tangkak）（郑世智、郑声盛2008）。从田野调查资料显示，扬美郑氏最早的落脚处是柔佛州峇株巴辖县的新加兰而非麻坡。

麻坡的开发时间，根据台湾学者李亦园的研究发现，1884年柔佛州天猛公（Temanggong）依布拉欣把麻河的港契发给潮州人蔡大孙，其后蔡大孙又被委任为华人甲必丹，委以建设麻坡之任务，麻坡才开始开发。而蔡大孙本身是潮州人，他招募了自己的同乡来麻坡参与开拓山林，以便种植胡椒、甘蜜等农作物。为了促进麻河中下游的开发，蔡大孙也在麻河两岸先后设置了20个港，这些港主均是潮州人为主（李亦园1970：66-69）。

清末同治年间，郑通裁及其孩子抵达马来亚后先在峇株巴辖县的新加兰落脚，那时候的麻坡仍未开发。而民国初年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大部份集中在麻坡地区谋生，主因是那时正逢扬美郑氏宗族自家乡向海外迁徙的移民高峰期，这段期间正好落在1910年之后麻坡地区成功大面积橡胶种植，割胶与种植橡胶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原先已在别处落脚的扬美郑氏族亲也陆续往麻坡地区迁徙。

扬美郑氏宗族最早到麻坡的时间，笔者从《桃源扬美郑氏族谱》中所查询到扬美郑氏族人最早在麻坡地区去世的时间介于1900至1909年之间，证明扬美郑氏族人最早在麻坡落脚的时间应在1900年之前。族谱中有记载民国（1912）之前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中已在马来亚逝世者的去世时间与安葬地点的资料如下（《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1906）：

1. 夏园（太高堂），华润三子，生同治乙丑年（1865）四月廿四日亥时，卒光绪丁亥年（1887）七月廿三日子时，葬夷邦吉隆坡。（页56）
2. 夏堪（盖德堂），字亲玉，华威之子，生同治丁卯年（1867）三月廿五日未时，卒光绪庚子年（1900）十月初一卯时，葬夷邦嘛埠永春公司山处，坐向失记。”（页50-51）
3. 夏陈（进宅堂），字亲在，华杉养子。生道光庚戌年（1850）七月十七日寅时，卒光绪癸卯年（1903）闰五月十二日巳时，葬夷邦东甲下地方。（页2）
4. 夏笔（盖德堂），字亲梦，华绅养长子，生咸丰庚戌年（1850）月日时无考，卒光绪甲辰年（1904）十一月十八日午时，葬夷邦嘛埠永春公司山处坐兼失记。（页49）
5. 夏来（太高堂），字亲绥，华郡养次子。卒光绪乙巳（1905）年四月初二日亥时，葬夷邦嘛埠永春公司。（页52）
6. 夏令（德裕堂），声稊之父，生光绪壬午年（1882），卒己酉年（1909），葬于玉射之原。（郑夏骋编1955: 170）

上述的扬美郑氏族亲中，除了夏园以外，其它五人均葬于麻坡地区，而且去世的时间介于1900年-1909年之间。另外，在1906年完成的四修族谱当中，尚发现有8位迁徙到马来亚的扬美郑氏族亲去逝的时间介于1892年-1906年之间，唯并未注明安葬于何处，仅以“葬在夷地”表示，因此未能肯定他们是否也安葬在麻坡地区。⁸另一方面，麻坡永春会馆早在1894年已经成立，而附属于永春会馆的永春私塾第一任塾师郑亲绣（德裕堂）即是扬美郑氏族人，（郑昭贤2008）。加上1900年至1909年五位扬美郑氏族亲安葬于麻坡地区，由这些证据显示扬美郑氏宗族在十九世纪末已在麻坡地区落脚。

8 有关扬美郑氏族亲名单如下[资料取自《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

- （1）. 夏涌（泮山堂），华棱之子，生于同治甲戌年（1874），卒于光绪壬辰年（1892）。
- （2）. 声胆（春夏堂），夏饼之子，生于咸丰乙卯年（1855），卒于光绪癸巳年（1893）。
- （3）. 声市（盖美堂），夏枫之子，生于同治己巳年（1869），卒于光绪丙申年（1896）。
- （4）. 声泮（盖德堂），夏笔之子，生于光绪乙亥年（1875），卒于光绪辛丑年（1901）。
- （5）. 声杞（盖美堂），夏笋之子，生于光绪丁丑年（1877），卒于光绪乙巳年（1905）。
- （6）. 声茶（进宅堂），夏执之子，生于光绪戊寅年（1878），卒于光绪乙巳年（1905）。
- （7）. 夏琴（第林堂），华桥次子，生于咸丰己未年（1859），卒于光绪年间（1906之前）。
- （8）. 声楫（盖美堂），夏树之子，生于同治辛未年（1871），卒于光绪年（1906之前）。

“港主制度开发时期为1835年至1917年，前后80年中，因柔佛各“港脚”而南来谋生，完全为了求生路而流入这里的华人，就大有蜂涌蚁聚之势”（黄尧，2003：157）。麻坡的开发与港主制度在麻河的实施造就了中国移民来到麻坡的机会。笔者从田野调查资料发现，目前居住在利民达（Jementah）、东甲、武吉甘蜜（Bukit Gambir）及实廊（Serom）的扬美郑氏族亲，他们的祖辈在清末民初时就是在麻河河道的西北岸的利丰港（Sungai Mati）上岸（郑来发、郑清腺2009）。目前居住在文林望（Belembang）的扬美郑氏宗族郑来发（春夏堂）表示，麻河靠近利丰港附近的文林望有个渡口，他祖父就从渡口上岸并在这里落脚（郑来发、郑清腺2009）。众多扬美郑氏族亲最初到马来亚时大多数都在麻北郊区的文林望上岸，初时暂住族亲家里。离开文林望两公里的实廊二条（Serom 2）就在麻坡通往武吉甘蜜的路上，从那里至武吉甘蜜十几公里的路上，目前就住着不少扬美郑氏宗族的成员。这些扬美郑氏族亲的祖辈自中国南来时，均先在文林望暂居，辛勤工作数年有了积蓄后就陆续购置橡胶园，并迁往自己的橡胶园住下。也有族亲因先在文林望上岸，之后再辗转别处发展而迁移到他处，诸如盖美堂的郑声荣，在文林望工作一阵子后即迁徙到麻河上游的老巫许（Durian Chondong），最后才在利民达（Jementah）定居。⁹

1955年，南来的扬美郑氏宗族成员进行过一次完整的族亲资料汇整工作，并编辑成《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从这本世系汇志的统计资料显示，1955年总计124户的扬美郑氏族亲当中，有50户是居住在麻河北岸的文林望、实廊到武吉甘蜜一带。另有37户则分布于麻坡南岸的麻坡市区（Bandar Muar）、峇吉里（Bukit Bakri）、武吉巴西（Bukit Pasir）和巴莪（Pagoh）。¹⁰文林望的地理位置坐落于上述这些聚落的中心点。20世纪初期，麻坡的陆路交通仍未全面开发，当时的麻河成为重要的运输路线，扬美郑氏抵马来亚时，经由文林望这个重要的登陆据点再逐步往外扩散。

民国以后，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开始激增。以当时交通不便，除非病故与意外之外，一般葬身地点与生前居住地点不太可能距离太远。扬美郑氏族亲在1955年前在马来亚总共已有109人去逝，其中10人为日军及“万惹”（Banjanese）¹¹所残害，另99人在马来亚的去逝时间与葬身地点主要分布于柔佛（Johor）州，其中63人葬身处在麻坡地区，占了总数的6成以上。扬美郑氏族亲在清朝末年，明确记录安葬在东

⁹ 老巫许（Durian Chondong）：麻河上游的渡口，为麻河实施港主制度时其中一个港口。

¹⁰ 1955年马来亚的扬美郑氏族人住宿地址均登录在《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

¹¹ 万惹（Banjanese）：印度尼西亚民族的一支，很早即迁徙到马来亚。在马来亚曾为日军唆使对付华人。扬美郑氏族人当中有夏炉之妻及母亲庄氏于1945年在巴力士隆（Parit Sulong）被万惹人所杀害。另名赤一家也遭遇不幸。那段时间正置日军占领马来亚时期，日军不时制造马来土人与华人之间的仇恨，假冒华人放火烧回教堂，又发放枪支给马来土人，因而许多华人遭到马来土人的攻击。笔者认为，扬美郑氏被万惹人所杀害之案例应与日军制造华巫之间的纠纷有关。有关日军挑起华巫裔之间的纠纷，详见《大战与南侨——马来西亚之部》，新加坡：民国三十六年，页143及页155。

甲、实廊及麻坡地区者已有6人，¹²透过扬美郑氏在各时期去世的安葬地点即可印证麻坡是扬美郑氏来马来后最早聚居地。

民国以后，扬美郑氏族人安葬于麻坡区公冢的人数逐年增加，由表5可看出1955年前，扬美郑氏族亲逝世后安葬地点明显集中麻坡地区的东甲、实廊、武吉甘蜜、武吉巴西、峇吉里及巴莪（Pagoh）等地区。由《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资料显示，扬美郑氏宗族主要集中在麻坡县麻河北岸的武吉甘蜜、实廊及东甲地区。另外有少数散布在武吉巴西、巴莪及昔加末县的利民达、及柔南的笨珍（Pontian）县。

表2. 1892年至1955年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去逝时的葬身地点

去逝年份	1892- 1910	1911- 1920	1921- 1930	1931- 1940	1941- 1955	未注明	小计
葬身地点							
东甲	1	1	3	2	5	2	14
实廊、武吉甘蜜	2		3	3	9	6	23
沙仑			1	1	7	1	10
巴口			1		1	5	7
巴莪					4		4
麻坡	3				1		4
巴冬						1	1
利民达				1	3		4
笨珍					1		1
永平					1	1	2
居銮					1		1
马六甲		1					1
巴生				1			1
摩立					1		1
万宜			1		1		2
太平			1				1
吉隆坡	1						1
新加坡		1					1
未注明	8				6	7	20
总计	14	3	10	8	41	23	99

斜体字表示义山所在地属于麻坡县范围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资料来源：透过扬美郑氏族谱记载资料并经田野调查证。

¹² 有关清朝末年扬美郑氏族人生死日期及安葬地点参阅《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

扬美郑氏族亲南来后也出现在马来亚境内的再移民现象，一些族亲的安葬地点在麻坡一带，但他们下一代（也是从中国祖籍地南迁者）最终定居处却在别处，笔者认为这些扬美郑氏族亲是后来因工作关系而从麻坡迁居到外地去，几个案例说明如下（郑夏骋编1955）：

1. 郑华纳（新福堂）之葬身地点麻坡沙仑冢山，其子郑夏文与郑夏訖（新福堂）两兄弟后来定居在雪州丹絨加弄。（页76）
2. 郑夏满（金安堂）逝世于丙戌年（1946），葬于麻坡沙仑之原。其子郑声煌迁居到笨珍。（页168）
3. 郑声诚（春夏堂）卒于癸未年（1943），葬于麻坡的沙仑冢山。其子郑双金（春夏堂）迁往利民达。（页142）
4. 郑华沙（第林堂）卒于甲戌年（1934），葬麻坡实廊三条顶之原。长子郑夏典回返中国故乡次子郑夏莲后来迁居永平、三子郑夏树则居住在马六甲。（页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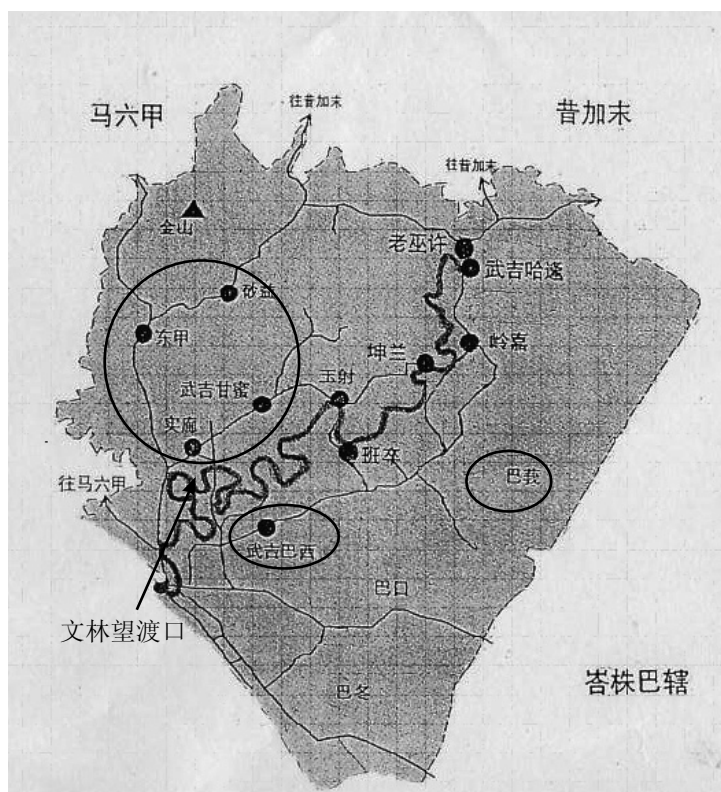


图2. 扬美郑氏在麻坡地区的分布地点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

透过1955年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编纂的《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所做的统计资料，当时分布于全马的族亲共有124户人家，总人数共计955人。¹³其中共有77.27%的族亲集中在麻坡地区。在柔佛州麻坡以外地区占了13.08%。在马六甲的南文真（Lubok China）46人全部来自同一家族五服内的族亲关系，占宗族总人数的4.81%。另外，在雪兰莪州也有26人，占总人数之2.72%。其它地区则有20人，占总人数的2.09%。

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南来后，原乡的房派、堂号等血缘性纽带已非宗族聚居的基础，就业因素才是左右宗族成员选择在何处落脚的关键因素。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南来马来亚谋生的最终目的是为改善生计，虽然大部份的族亲群集在麻坡，但麻坡以外地区有更好发展机会，也会促使宗族成员进行内部再移民。

五、宗族成员的就业、互动和社会参与

麻坡自公元1884年开埠以来至1920年前后，其经济基础主要是靠甘蜜和胡椒的交易；在此时期中，潮州人可以说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他们几乎垄断了胡椒和甘蜜的输出，同时也独占了麻坡的市场与一般日用品的经营。反观福建人，要在1920年橡胶产出激增后才开始在麻坡地区建立社群力量（李亦园1970：76）。

大批漳泉和永春帮的人马在1910年开始移入麻坡附近种植橡胶，导致1910至1920年的10年间麻坡的人口出现激增现象（李亦园1970：76）。漳泉和永春的移民开始时都是穷困的开垦者，他们不辞艰苦的在“山芭”（未开发的丛林）开垦种植，大多数的永春人在原乡时期多半靠山林生活，因而到了马来亚后很快就能适应开发芭地的生活。橡胶种植在5、6年后开始产出胶汁后，麻坡的永春人的经济就逐渐有所进展。1920年前是胡椒和甘蜜的交易时代，1920年之后则成为树胶的时代（李亦园著1970：76-77）。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也造成了潮州人与福建人在麻坡的势力交替主因。

在麻坡引进种植橡胶的新事业之前，1897年马来亚华侨陈齐贤在马六甲西北部已成功试种橡胶树，这是马来亚境内大规模植橡胶的开始；1900年橡胶业陈氏又在麻河中下游的班卒（Panchor）购地200英亩种植橡胶，这是柔佛州境内的第一个橡胶园。1903年柔佛州政府鉴于橡胶种植确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于是下令强迫当地人民种植橡胶（李亦园1970：61-63）。麻坡地区因较早接触到橡胶种植这行业，因而建立了快速拓展的优势。

在麻坡开始大规模种植橡胶之前，扬美郑氏族人于清末时期已来到麻坡，唯当时的麻坡尚未开发，扬美郑氏族人只能充当苦力或做点小买卖。扬美郑氏《族侨旅外发展史》记载道：“斯时麻坡一带，尚属榛莽草昧，故若辈之工作，皆为苦力，做枳椰、赶牛车、经纪”（郑夏骋编1955：4）。扬美郑氏宗族于民国之后才陆续大

¹³ 笔者按《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所登录每一户家庭人数进行统计。

规模往马来亚的麻坡迁徙，恰好遇上麻坡地区橡胶业蓬勃发展的时期。

割胶是麻坡地区最普遍也是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因而世代在中国以务农为生，没有特殊技能的扬美郑氏宗族抵达马来亚后，纷纷投入割胶的行业。介福乡的5个宗族即是在先驱者的引介下，招纳了许多远在中国祖籍地的亲戚们也往麻坡迁徙。遵循着这种亲族移民模式，介福乡的5个宗族到麻坡后很快地建立了各自的连系网络，并在后来成功完成宗族的重建。

根据扬美郑氏宗族1955年编纂的《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统计资料，当时124位扬美郑氏族亲当中，从事与橡胶有关的行业共有83位。（郑夏骋编1955：4）。除了从事橡胶业上游割胶的粗活之外，有者更成为拥有大面积的橡胶园的大园主，除了雇用胶工割胶之外，还开设商行进行胶片买卖，成为兼具中下游垂直整合功能的中盘商、出口贸易商。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扬美郑氏在麻坡胶业界创立采买胶片的商号有郑夏本（美扬堂）的裕源号、郑夏铨（凤阳堂）的永源号、以及郑友专（山面堂）的泉泰号。而郑华温（美仁堂）也在马六甲的南文真创立隆益胶店（郑夏骋编1955：5）。

根据李亦园在1966年从永春会馆取得的统计资料，麻坡地区永春帮拥有橡胶园超过100亩的共计21位（李亦园1970：77）。按照扬美郑氏在《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的记载，当时旅居马来亚的所有124位族亲之中，居住在麻坡地区者拥有橡胶园超过100亩者已多达5人，即郑华看（对面堂）、郑夏铨（凤阳堂）、郑夏缔（美扬堂）、郑友甘（德裕堂）及郑声涓（金安堂）。而超过50亩者则有5位以上（郑夏骋编，1955：4）。这些扬美郑氏族亲，赤手空拳从中国到来，胼手胝足从胶工做起，克勤克俭几年后先买下1、2亩胶园，有了积蓄后再逐渐再购置更多胶园，经过数年苦心经营才成为拥有50亩以上的大园主。

橡胶种植需要大面积的土地，土地对南来的扬美郑氏的重要性，如同在原乡依靠在土地耕作获取粮食一样重要。割胶的工作与胶园的管理，一般不能离开住所太远。即使是原本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亲兄弟，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人购置胶园后造成兄弟分居在不同地点，因而宗族成员就不容易聚居在一起。

南来第1代扬美郑氏族亲的职业与居住地有一定的关系，诸如从麻坡迁徙至雪兰莪州北部接近霹雳州交界的丹绒加弄（Tanjong Garang）的郑夏訖、郑夏文（新福堂）兄弟以种稻、种植椰子为生。因为水稻和椰子是雪州北部的最主要的农产品。而居住在麻坡、马六甲地区者，除了少部份族亲拥有特殊技艺如修理针车、建筑工匠之外，以及少数几人以担任教师为业，绝大部份的扬美郑氏族人从事与橡胶有关的行业。不管是经商或担任教育工作者，在经济能力许可下，仍然购置胶园来增加收益。1955年居住在马来亚各地区扬美郑氏族人的人数与职业类别如下：

表3. 1955年在马来亚的扬美郑氏族亲散居地点与职业类别

1. 麻坡地区：麻河以北

城镇	户数	人数	从事职业
巴莪 (Pagoh)	8	65	割胶
沙仑 (Bukit Pasir)	4	31	割胶
头条 (Jorak)	2	32	割胶
头条直落峇光 (Terbakong)	2	14	割胶
峇吉里 (Bakri)	5	43	园主
峇吉里路 (Jalan Bakri)	4	18	从商、园主
麻坡 (Muar)	12	83	从商、园主
小计	37	286	

2. 麻坡地区：麻河以南

城镇	户数	人数	从事职业
文林望 (Belembang)	7	53	割胶
实廊七条 (Serom 7)	7	54	割胶
实廊二条 (Serom 2)	2	12	割胶
实廊六条 (Serom 6)	4	30	割胶
实廊巴力新 (Parit Zin)	1	10	割胶
实廊 (Serom)	1	2	割胶
东甲 (Tangkak)	13	108	割胶
东甲木阁 (Tangkak Bokok)	2	21	割胶
武吉甘蜜 (Bukit Gambir)	14	157	割胶
百力浮莱 (Parit Purai)	1	4	割胶
新邦里馬 (Simpang Lima)	1	1	割胶
小计	53	452	

3. 柔佛州其它地区

城镇	户数	人数	从事职业
文律 (Benut)	1	2	割胶
永平 (Yopeng)	1	10	割胶
峇株白沙浮 (Bukit Pasir)	1	11	割胶
峇株张厝港 (Kangkar Senangar)	1	1	割胶
居鑾 (Kluang)	1	4	割胶
居鑾巴栳 (Kluang Paloh)	1	8	割胶
昔加末 (Segamat)	1	4	割胶
利民达 (Jementa)	5	50	割胶
笨珍 (Pontian)	6	35	割胶, 黄梨园工人
小计	18	125	

4. 马六甲州

城镇	户数	人数	从事职业
马六甲（Melaka）	3	9	大园主
马六甲南文具（Lubok China）	3	37	大园主
小计	6	46	

5. 雪兰莪州

城镇	户数	人数	从事职业
丹绒士拔（Tanjong Sepat）	1	2	种稻
锡米山	1	7	割胶
加影（Kajang）	1	1	割胶
丹绒加弄（Tanjong Galang）	2	12	割胶
吉隆坡（Kuala Lumpur）	1	3	从商
巴生（Klang）	1	1	工艺
小计	7	26	

6. 其它

城镇	户数	人数	从事职业
比劳亚比	1	1	割胶
新加坡（Singapore）	1	8	从商
不详	1	11	
小计	3	20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资料来源：透过《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记载资料分析后进行统计。

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南迁马来亚之后，因地理条件、就业因素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故乡，宗族聚居的情形已逐渐被打破，但血缘关系的纽带仍然具有连系族亲的功能，原乡文化仍被适度的保存与传承。虽然南来后原有的宗族组织未能完全从原乡移植过来，原乡的族规、宗法机制已不能继续被套用，但在涉及宗族成员的重大事务，族中具威望的长者仍然具有主持议事与扮演仲裁的角色。

在南来之前，扬美郑氏宗族里非常重视安排后继承香火这件事。一般上，华南宗族已婚者没有子嗣，或家中没有男丁，都会设法领养、或将族中兄弟孩子过继或纳为半子（双承子）。这是家族观念的影响下，家族内部重视血缘关系的延续所呈现的结果（陈支平1991：137）。纵使是未婚者，若不幸去逝，也可由本族中找到愿过继或双承的晚辈继承香火。而这些被领养、过继或双承者也有继承财产的权利。¹⁴

¹⁴ 笔者田野调查中发现，扬美郑氏宗族的养子、螟蛉子、过继子均有继承家中财产的权利。唯在族谱中亲生之子及本族过房者于世系图内皆是殊枝，若螟蛉子则为墨枝。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首），页33。

原乡在一般家庭香火继承的制度，到了马来亚仍然继续被奉行。

郑名赤（露霭堂）一家因不幸遭万惹所杀害（郑夏骋编1955：246），所留下的遗产必须在族中和他的血缘关系最接近的晚辈来继承他的香火与遗产，而有资格继承郑名赤的遗产者还包括留在中国原乡的亲属。郑声杞（德裕堂）负责召集族中辈份高、较具威望的族亲在他家中议事，商讨如何进行族人郑名赤留下遗产的分配工作，以排解族中因争产而出现的纠纷。众人决议必须连系郑名赤在中国和马来亚的亲属，同时需审查争产郑名赤双承子者的辈份、年纪、以及与名赤的血缘关系，才来决定了名赤的遗产继承人，并且将有关决议纳入会议记录，以跟进财产处理手续。¹⁵这种跨越堂号、跨越房派的族中事务，能够顺利解决，显现宗族文化到了海外仍然对族人具有深远的影响。

宗族间跨越房号互助的例子常见在扬美郑氏宗族的身上。郑声阳（盖美堂）随其父在清末时期已在峇株巴辖县的新加兰居住一段时间，建筑工匠出身的郑华真（福林堂）於民国10年（1921）从中国南来初抵新加兰，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幸好得到族亲郑声阳的协助，替他安排在当地替人盖房子的工作（郑世智、郑声盛2008），生活才安定下来，1年后才将中国故乡的妻儿接来马来亚。

除了上述先来者对后来者对熟悉环境所给予的指引之外，扬美郑氏宗族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在族亲再迁居的过程中亦起了很大的作用。福林堂的成员郑华真和其侄儿原本是散居在麻坡北郊的东甲、实廊、及麻坡东郊的沙仑。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原产品如橡胶和锡米价格低落，无利可图，使到很多人都失业（林廷辉、宋婉莹2002：3）。建筑工匠出身的郑华真与郑夏苑、郑夏雄父子3人，以及割胶为生的郑德春与郑夏日兄弟，顿时生活成了问题。所幸郑华真的侄子郑夏皆已在实廊九条（Serom 9）之巴力浮莱（Parit Purai）从事垦殖芭的工作，在他的安排下，散居在麻坡郊区的福林堂成员全都集中到巴力浮莱的新芭里栽种粮食，解决了基本的生活所需。这是自福林堂13世祖元核的子孙自民国初期南迁马来亚之后，再度重新聚居一处互相扶持共渡难关的时期。

在日据时期医药极度匮乏，郑夏苑之妻陈魁不幸因病去逝。在处理身后事方面，皆需靠家族内的自己人协助。郑夏苑的堂侄儿郑声谨透露：“苑婶去逝时日本时期根本没有棺木，我和泽水叔用钉木板当棺材，抬到二条顶公冢安葬，那个位子还在，在二条顶即实廊附近……”（郑声谨2007）。在最艰难的时刻，宗族内的近亲仍是彼此相互扶持的最重要力量。这种情谊是源自于在中国原乡就住在同一屋檐下的近亲血缘关系。

日军走后，福林堂家族虽然又回到各自的落脚处，但仍然保持连系，逢年过节均会互相拜访，家族中有婚丧喜庆亦必前来协助，五服内的血缘关系的纽带在福林堂家族间仍然发挥了它团结族亲的功能，体现出中国大家族的传统精神。福林堂成

¹⁵ 参见《马来西亚扬美郑氏公所会议记录簿》，1977年5月31日会员大会决议事项五。

员之间的互动仅只是扬美郑氏宗族的其中1个案例。南来马来亚的族亲，若在原乡同属一个堂号，即表示有较为接近的血缘关系。在整个宗族组织进行重建之前，堂号是宗族间的非常重要的连系基础。当然，各堂号当中均有本身的核心领导人物，一般上在同一堂号底下辈份与年纪最高者即是该堂号的大家长。扬美郑氏宗族后来能够推行跨越堂号的宗族活动，全赖各堂号较具威望的长者的积极号召旗下成员的参与。

表4. 福林堂南来后的成员居住处的分布地点

11世	忠博												
12世	天广									天交			
13世	元核									通科			
14世	华乳			华寻	华站*		华真*			华炒		华佃	
15世	夏皆*			洛水*	德春*	夏日*	夏苑*	夏雄*	福山*	夏土反*	夏进	夏聘*	夏起
16世	声流*	声镭*	声谨*								声海*		长江*
落脚处	实廊	实廊	笨珍	实廊	东甲	东甲	沙仑	沙仑	沙仑	武吉甘蜜	不详	武吉甘蜜	武吉甘蜜

*以粗黑字体表示者为有到马来亚者到马来亚者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资料来源：透过扬美郑氏族谱记载资料并经田野调查证。

扬美郑氏抵达麻坡地区主要是在文林望登陆，之后就因工作关系即逐渐散居在麻坡县的几个地区，日常活动范围不再像原乡时期局限在宗族境内，反之，则是很快速的融入在地社会、并参与了跨越宗族的活动。其中郑友专（山面堂）为这方面的典范。郑友专生于清朝光绪己丑年（1889）。自幼聪敏，其父郑夏舟为清朝太学生，叔父郑夏酒为清朝登士郎。¹⁶民国7年（1918）郑友专抵达麻坡，一开始到实廊“做芭”，继而开设杂货兼树胶铺，店名“振泉兴”。1924年到麻坡开设“泉泰号”，成为橡胶贸易出口商。郑友专在从商之余亦积极参与地方党团的活动。他同时担任中国国民党麻坡直属支部执委、中华化南二校董事部常务监理、永春会馆历届交际主任、桃源俱乐部历届交际主任，并在中华公会及福建会馆要职，也是胶商研究社（麻坡华人胶商公会）创办人兼董事（林博爱等 1941）。

1937年7月7日发生芦沟桥事变后的一周内，在7月13日，由麻坡永春会馆召集永侨，组了一个“救济中国难民会”，并即日发动永侨募款运动。咄嗟间便募到叻币10,000万元，而于7月15及19日先后汇中华民国国币20,350元，交给中国中央财政部收储，这也是南洋华侨首批汇抵中国的义款（何克忠著1987：61）。郑友专（山面

¹⁶ 扬美郑氏宗族历代祖先很少为官者，登士郎仅为清朝时期县政府底下的最小的官吏，参见《桃源扬美郑氏族谱》（卷五），页54。

堂)因在麻坡永春会馆担任领导职务,七七芦沟桥事件暴发后,他出任麻坡筹赈会的常务委员及柔华筹赈会历届交际调查(林博爱等1941)。当时的麻坡郊区因为已开发大面积橡胶园,因而已存在许多聚落,几乎每一个区都有筹赈会的负责人,其中有几位是扬美郑氏宗族的成员。诸如当时在峇吉里路(Jalan Bakri)任教的郑逢时(美扬堂)担任峇吉里区筹赈会主席(郑夏骋编1955: 54),而郑夏泗(美扬堂)则负责文林望区筹赈会主席(郑清臆、郑来发2009)。南来后事业有成的郑声杞(德裕堂),也不吝于在财务上对祖国抗日活动的支持(郑夏骋编1955: 136)。

麻坡筹赈会有组织、有计划的募款,让武汉合唱团在麻坡各地演唱一星期的卖票成绩居然达到数十万元,打破新加坡和柔佛的最高纪录,这项成就轰动全马各地华社。当时的南侨总会和全马各家报纸因此而发表文章,把这项奇迹扩大宣传,麻坡因而获得“筹赈模范区”的称誉(何克忠1987: 66)。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郑友专对于中国局势的发展已非常关注。在他写给当时留在中国永春介福乡的长子郑木水的书信上已提及:“现在咱祖国与日本大战经开始。连日战争甚热。咱南京政府宣布,将扬子江长江一带港口封锁,外船不准入口。不久汕头、厦门口岸定然封锁,寄信不能交通……。”¹⁷由信中可见郑友专仍把中国当做自己的祖国,从“咱祖国”、“咱南京政府”这些用词当中可见郑友专在认知上仍以中国人自居,其爱国情操不容置疑。因而对日本侵华一事才会义愤填膺,义不容辞的参与麻坡筹赈会的领导工作。

中日抗战进入第2年时,南侨总会秉承中央的意旨,发动征募机工前往中国服务的运动。要招募机工回国需克服三大问题,一为经济问题,二为机工家属问题,三为机工自身的技术、学识和体魄问题。而身为麻坡筹赈会都一一将这些问题克服,一连征募了3批机工。郑友专除了担任筹赈会的主任委员之外,也积极号召麻坡华社子弟加入南侨机工团队返回祖国支持抗战。扬美郑氏的一位族亲郑夏老(对面堂)本身的职业为司机,以行动响应南侨机工回国参与抗战的活动(郑夏骋1955: 78)。

日军之所以南侵马来亚的原因,是因为在入侵中国大陆期间,日军从“侨务档案”中发现,东南亚华侨是支持中国南京政府的最大“财库”,只有切断中国来自东南亚侨胞的捐款,才能使南京政府无法获得海外捐款支持。唯有发动太平洋战争,攻下东南亚国家,才能切断中国政府的后方源源不绝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日军觊觎马来亚丰富的资源亦是日本南进的主因,尤其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正是日本国内所欠缺的物资。

麻坡之华人在日军南侵后进行大肃清被屠杀得死伤最为惨烈,遭灭族诛家之横祸,也开创全国杀戮最高记录(何克忠著1987: 97)。扬美郑氏宗族成员郑友专(山面堂)一家九口,即在日军抵麻坡后遭到杀害。为麻坡华社当中因领导筹赈会、发动抵制日货运动的领袖当中,牺牲最大的家庭之一(《永春文献》创刊号1970: 44)。

¹⁷ 转引自郑友专写给其长子郑木水的家书。

郑良树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中提到：“就马来西亚而言，华族在这里形成“有华人之处”为时甚早，大约在15世纪初叶马六甲王朝始建后的1百年，华族就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社区。然而，华族从“有华人之处”到“就有华教”，却是一条漫长、曲折、艰辛的路子。以这么一批贫穷、慌乱及落后的人类，谁可以想象得到，竟会创造出一个处处“就有华教”的梦境呢！”（郑良树1998：19）。而在马来西亚能够真正配得上处处有华教的地区则唯麻坡莫属。在马来亚独立前，在麻坡县就拥有59所华小（《麻坡武吉甘蜜建国学校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1999：173-176）。麻坡的面积比马六甲略大，占地2346.12平方公里。公元2000年总人口数为365,325人，其中华裔占了约40%，共146130人。以华裔人口计算，每2476人就有1间华小。每39.76平方公里就有1间华小。以当地华裔人口与华小数量来做衡量基准，麻坡的华小数量勇冠于马来西亚全国。从麻坡南部的峇吉里到北部的武吉甘蜜全长30公里的纵贯公路上左右两旁总共拥有16间华小，平均不到2公里就有1所华小，在马来西亚是非常罕见的景象。

麻坡地区是最早大面积种植橡胶的地区，也是全马橡胶园最集中的区域。割胶成为早期迁徙到麻坡的中国移民的主要谋生行业。由于橡胶种植需要大面积的土地，容易形成零散的小聚落。因为交通不便，每一聚落的中国移民都会设法创办自己的学校提供下一代接受教育的需求。笔者认为，橡胶业的生活型态导致了麻坡地区出现了许多分散型的乡村聚落，也因此造就了麻坡郊区到处有华小的特殊现像。

马来亚独立后，麻坡县共有59所华小和2所独中，而扬美郑氏参与了11所学校的建设与创校后的教学工作。那些参与办学的扬美郑氏族亲，大都是当地扎根已久、并且从事与橡胶有关的行业。扬美郑氏宗族不约而同的在不同地区的华小做出贡献，并非一种有默契的推动华文教育，而是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建设的一种结果。

麻坡北郊区的实廊到武吉甘蜜新村为扬美郑氏宗族的聚居地。在这段10公里的路程，在民国时期就已建立了中华、真如、启贤、三育及建国等5所华小。其中三育华小是由郑声杞（德裕堂）独资创办的小学（《三育华小校史》）。初期的校舍即建在新邦里马（Simpang Lima）郑声杞所拥有的胶园的里。麻坡永春会馆于1899年所创办的永春私塾第一任塾师郑亲绣即是郑声杞的父亲，郑声杞对教育的重视或深受父亲的影响。三育华小首任校长为郑声杞的弟弟郑声衷（德裕堂），在南来之前是扬美郑氏宗族在原乡的族长，1926年至1930年负责掌校（《三育华小校史》）。另外，郑声杞和郑声衷之堂弟郑声抹（德裕堂）亦于1940年在校任教。

此外，真如小学的校地是由郑夏叟与郑夏纯（东美堂）兄弟所损献（郑夏骋编1955：42）。郑夏本（东美堂）1950年代则担任麻坡中化中学及实廊中华二校的董事（郑夏骋编1955：28）。另外，郑夏益（东美堂）负责中华小学的建校基金的筹募。值得一提的是，郑夏叟、郑夏纯及郑夏本为兄弟关系，郑夏益与前三者为堂兄弟关系。

武吉甘蜜的建国小学与扬美郑氏的渊源，在於郑夏缔（美扬堂）、郑友名、

郑友万及郑声合均在马来亚独立前担任学校董事。而民国初期毕业自上海大夏大学的郑夏聘（福林堂）出任创校副校长，并且为建国校歌谱写歌词。在建国学校执教了18年才退休后出任学校董事。（《麻坡武吉甘蜜建国学校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1999：49）。郑华看（对面堂）1937年在麻坡郊区峇吉里路创办了培才小学，并请来族亲郑逢时（美扬堂）任教。除此之外，数位扬美郑氏宗族成员也担其它华小、独中的校董职务。

本校歷任教職員履歷表 一九五一立									
號數	姓名	別性	籍貫	資 格	履 歷	職務	到校日期	離校日期	
一	鄭友和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二	蘇地生	男	福建永春	創橋九學位	教員	教員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	
三	鄭逢時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教員	教員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四日	
四	鄭錦漢	男	福建永春	日本明治大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	
五	鄭應昌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	
六	陳東漢	男	福建永春	廣東中山大學	校長	校長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	
七	林東賢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	
八	陳文漢	男	福建永春	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	
九	唐景生	男	福建永春	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	
十	阮如蓮	女	福建永春	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	
十一	鄭聲抹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十二	貝惠春	女	廣東潮安	廣東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十三	黃玉香	女	廣東潮安	廣東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十四	李君玉	女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十五	薛曉嵐	女	廣東潮安	廣東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十六	梁進益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十七	林啟明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十八	劉正玄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十九	李玉照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二十	劉惠貞	女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廿一	劉妙才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廿二	林國棟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廿三	李文行	男	福建永春	福建省立十二中永春中學畢業	校長	校長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	

图3：三育华小历任教员名单

注：郑友和（首任校长1926年1月15日到校，1930年12月14日离校。）

郑声抹（首任校长1940年1月15日到校，1940年7月14日离校。）

资料来源：三育华小董事会

表5. 马来亚独立前扬美郑氏宗族成员参与办学的事例

No	学校名称	地点	创校年份	备注
1	永春私塾	麻坡市	1899	1. 郑其绣受聘为第一任塾师。
2	中华化南	麻坡市	1912	1. 中华化南为中化中学前身，中华为男校，化南为女校。1939年因教室不足，郑友专担任董事，主导增建九思楼。中化后来再发展为五所小学及一所独中。
3	培才小学	峇吉里5英里	1938	1. 郑华看为创校人。 2. 郑洪水（华看之子）担任董事。
4	三育小学	新邦里毛	二战前	1. 郑声杞独资创校。
5	真如小学	实廊七条	1937	1. 郑夏叟 2. 郑夏纯（董事会财政）联合献地建校。
6	建国小校	武吉甘蜜	1947	1. 郑夏缔创校时捐建教室一所，并担任董事20余年（1947-1965）。 2. 郑友名担任董事（1957）。 3. 郑友万（友名之兄长）担任董事（1947-49）。 4. 郑夏聘担任董事（1953-1955），1947创校以来至1965年在校任副校长。 5. 郑声合担任董事（1949~1955），董事会财政（1958、1964）。
7	中华小学	实廊3英里		1. 郑夏益劝募建校所需资金。
8	训蒙小学	巴莪		1. 郑君拔出任董事长。
9	中山小学	巴莪老港		1. 郑逢时担任董事。
10	培华独中	利丰港		1. 郑友名担任董事（1950年代）。
11	中化独中	麻坡市		2. 郑夏本（1950年代）出任董事。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资料来源：透过扬美郑氏族谱记载资料并经田野调查证。

六、马来亚独立前扬美郑氏族人的发展

扬美郑氏于清末时期最早期的南渡者，并无在马来亚长久住下的打算。进入中华民国初时期，地方治安不靖及社会经济恶化，形成一股往外迁徙的重大推力。抵达马来亚之后，逐渐适应了当地社会的发展步伐，再加上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已不再执着于落叶归根的想法。当南来者发现留在马来亚较原乡容易谋生，愿意回乡者的人数开始剧降。在比较两地生活的条件之后，落地生根反而逐渐成为扬美郑氏族人的共同选择。

笔者根据《桃源扬美郑氏族谱》、《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以及综合田野调查所得资料进行整合，发现1955年前从中国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的

男丁实际上共有233位，¹⁸较《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所记录在案的124位将近多了一倍。根据统计资料，在所有扬美郑氏南迁者当中仅有36位选择回返故乡，而返乡后再度折返马来亚者则有19人之多，大部份族人皆选择在马来亚落地生根。以下分别就回乡的因素与南迁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 返乡

在扬美郑氏36位返乡者当中，笔者透过田野调查与族谱资料来针对他们返乡的原因进行考证，综合起来这些扬美郑氏族人返乡的理由共有3种类型。第1类为纯粹只来谋生，未打算久留。第2类为因政治因素而被迫返乡。第3类留守祖业或其它因素而返回祖籍地。

表6. 第1类型返乡者：只谋求发展机会，并未打算久留

No	名字	辈份	堂号	父名	返乡要因
1	通裁	第13世	盖德堂	维添	1862年即来马，为最早出洋的扬美郑氏族亲，出外目的为谋生，未打算久留。
2	华绊	第14世	盖德堂	通裁	随父来马来亚，未打算久留。
3	华芸	第14世	盖德堂	通裁	随父来马来亚，未打算久留。
4	夏墙	第15世	福兴堂	华绊	随父来马来亚，未打算久留。
5	夏旷	第15世	福兴堂	华芸	随父来马来亚，未打算久留。
6	夏坛	第15世	福兴堂	华芸	随父来马来亚，未打算久留。
7	声阳	第16世	福兴堂	夏墙	随父来马来亚，1931年回乡。
8	声殊	第16世	福兴堂	夏旷	随父来马来亚，未打算久留。
9	名分	第17世	福兴堂	声阳	随父来马来亚，1936年回乡。
10	名坪	第17世	福兴堂	声殊	随父来马来亚，未打算久留。
11	华佃	第14世	福林堂	通科	南来谋求发展机会，未打算久留。
12	其绣	第15世	德裕堂	华窗	未打算久留，曾任麻坡永春会馆私塾老师。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资料来源：透过扬美郑氏族谱记载资料并经田野调查证。

上述12位扬美郑氏族亲之中，除郑华佃和郑其绣之外，其它10人均来自同一家族。郑通裁最早在清同治壬戌年（1862）已抵马来亚，是扬美郑氏出洋的先驱者，除了回乡把孩子带来马来亚之外，也将其它族人引介到马来亚谋生。郑华佃和郑其绣两人均是扬美郑氏宗族在清朝光绪32年（1906）四修族谱的执笔者，曾数度往返马来亚和永春之间。郑其绣是麻坡永春私塾的第一位塾师（郑昭贤2008）。

¹⁸ 笔者根据《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中扬美郑氏各族亲父母生卒日期与安葬地点进行考证。

表7. 第2类型返乡者：因政治因素而返乡

No	名字	辈份	堂号	父名	回乡原因
1	夏泗	第15世	美扬堂	华热	日本侵华期间麻坡筹赈会北区主席，因日军占领马来亚而变卖产业回返故乡。
2	夏皆夫妇	第15世	福林堂	华乳	长子声流为马共柔北区书记，恐受连累才返乡。
3	声缪之妻	第16世	福林堂	夏皆	夫婿声流为马共柔北区书记，恐受连累才返乡。
4	声爪	第16世	福林堂	夏淮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5	声寅	第16世	露霫堂	夏娟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6	边来	第16世	美仁堂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7	声口	第16世	东美堂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8	春瑞	第18世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9	声体	第16世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10	夏共	第15世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11	复兴夫妇	第17世	双美堂	声耸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12	名汭夫妇	第17世	带草堂	声垦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13	名引	第17世	进宅堂		本身为马共成员，被英殖民政府通缉。
14	发金	第17世	福林堂	夏土反	紧急法令下被迫出境。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资料来源：透过扬美郑氏族谱记载资料并经田野调查证。

在日军侵占马来亚时期，新马华人社会的马共份子因在城市地区无法立足，而退居丛林中组成一支称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队伍”，对日本人展开游击战（杨建成1982：357）。郑声缪南来后以割胶为生，因所住的胶园就在森林附近，无可避免的经常接触到已走入森林的马共成员。郑声缪是在被威迫利诱的情况下加入马共。郑声缪的妻子在受访时说道：“那时候我们就住在新芭的旁边，经常都有马共成员进出，也多次被要求提供食物给他们。如果不合作，生命财产将受到威胁。当时家里3、4个孩子还小，我们也没有反抗能力，只好顺从对方。因为耳目众多，也有人去通风报信，不得已之下就走入森林成为马共的一份子”。

郑声缪的妻子表示，他先生加入马共之后不久，即在英殖民地政府实施的紧急法令下被通缉。¹⁹郑声缪的父亲郑夏皆还因此被英殖民地政府官员扣留，要郑声缪自首来做为释放他父亲的交换条件。结果郑声缪因为挺身自首换取他父亲的自由。而其家人倾家荡产才把他赎出来，但不久后英殖民政府又再次要逮捕他（郑声缪妻口述资料2008）。

¹⁹ 英殖民地政府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紧急法令，赋予执政者逮捕、扣留和驱逐涉及共产活动的人士。参见林廷辉、方天养：《马来西亚华人新村-迈向新旅程》，吉隆坡：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2005，页24。

英殖民地政府官员经常到他们在巴力浮莱的家中进行搜查郑声缪的行踪，过程中经常在言语上对郑声缪的家眷做出恐吓。即便是发现地上放置一些蕃薯，也会被怀疑是否准备用来支援马共份子。搜查队经常半夜上门突击检查，床上棉被件数成为被盘问的重点，一般上搜查队一上门就会用手探测床铺的温度，同时也会点算房子里有住着多少人。在盘问过程中如果回答慢一些，甚至会对方掌掴至流鼻血。最后烧掉他们的房子，让他们失去安身之所。因不堪被骚扰与威胁，深感继续留在马来亚已无安全感，郑声缪的妻子和家翁家婆（郑夏皆夫妇）不得已唯有选择踏上返乡之路（郑声缪妻口述资料2008）。

郑声缪是相当活跃的马共成员，关于他在马共柔北区分部的职务，其三子郑名井受访时透露，他父亲的职位是马共的区书记，相当于分部的最高领导（郑名井口述资料2008）。郑声缪的家人于1948年回返中国的祖籍地之后，他本身仍继续在柔北区的森林里活动，但最终不幸于甲午年（1954）被部下出卖而被英殖民政府处决（郑声转口述资料2008）。

扬美郑氏祖籍地的宗亲们向笔者透露，他们的族亲之中具马共身份者除了郑声缪之外，尚有郑名引（进宅堂）。郑名引之子郑震文在受访时说道：“1948年因为他参加马共而被英政府追捕才逃回来。那时已他经45岁了。他说好几次都死里逃生，在被英殖民政府追捕的过程中，曾经跳入古井，差点连命都没有”（郑震文口述资料2008）。

郑名纳（露霞堂）是在紧急法令后才返回故乡，他在利民达的侄子郑震亮透露道：“他1950年回去，那时我还小，他的资料我不太清楚。要移民前他就回去了……他一方面也是害怕。那时候大家都害怕。顾这边也不妥，顾那边也不妥”（郑震亮口述资料2008）。现居于扬美郑氏祖籍地介福乡的郑金表（带草堂）亦提及郑名纳夫妇是和另一位族亲郑声寅（露霞堂）一起回乡的（郑金表口述资料2008）。

在1948年被迫回乡的其它扬美郑氏族亲，被英殖民政府怀疑是亲共份子者尚有郑声爪（福林堂）、郑声口（东美堂）、郑边来（美仁堂）、郑声体、郑春瑞、郑声共、郑复兴夫妇（双美堂）及郑发金（福林堂）等人（郑夏骋编1955）。此外，留在马来亚的扬美郑氏族亲，郑夏土反（福林堂）和郑夏鴈（进宅堂）因被英殖民政府怀疑和马共有连系而拘留在集中营，唯最后均被释放出来（郑夏骋编1955：22、36）。

表8. 第3类型返乡者： 为留守祖业及其它因素而返乡者

No	名字	辈份	堂号	父名	返乡原因
1	文辉	第17世	德裕堂	声杞	奉父命回乡读书。
2	木水	第17世	山面堂	声阉	奉父命回乡看守祖业。
3	夏鄂	第15世	对面堂	华炳	因地方动乱而回乡。
4	夏苑	第15世	福林堂	华真	返乡续弦，已办妥再度来马手续，因名字与马共份子相似而不得入境。
5	夏典	第15世	第林堂	华沙	不详。
6	夏党	第15世	泮山堂	华帕	不详。
7	培英	第16世	东美堂	夏本	不详。
8	夏练	第15世		华开	不详。
9	声金火夫妇	第17世	东美堂	夏添	不详。
10	声芬夫妇	第16世	新福堂	夏莲	回乡途中到海南岛落户。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资料来源：透过扬美郑氏族谱记载资料并经田野调查证。

民国时期，大部份扬美郑氏族亲南来之前，在家乡已经拥有产业，远渡重洋原本只是为了暂时迴避紛亂的局勢，待时局稳定后要再返乡定居。這段期間不少南渡者将年迈的父母留在家中，自己携带妻儿到南洋谋求发展。诸如郑友专（山面堂）1916年南来一段时间后事业发展得很成功，因年迈的母亲仍然留在老家，因而命长子郑木水返乡照顾祖母的起居与看守田产。在马来亚的郑友专不时与长子保持书信的往来，并且经常汇钱回乡（郑友专家书1938）。另外，郑声杞的长子郑文辉（美扬堂）则是因父亲要他回乡求学才返乡。

郑夏苑与郑夏雄兄弟俩在1922年随母林汀来新加兰和父亲郑华真团聚。郑夏苑的妻子陈魁于日据时代1943年病逝。日军投降后，郑夏苑奉母命回乡续弦。原本已准备再度到马来亚与母亲团聚，就在入境手续也已办妥之即，却遇上英殖民政府大肆搜捕马共组织成员，郑夏苑刚巧和被通缉的马共成员同名，因恐抵马来亚后遭遇无枉之灾而未成行，直至1975年去世时仍未能完成南渡的心愿（郑世智、郑声盛口述资料 2008）。

除此之外，郑夏鄂居住在居銮巴洛（Paloh），因地方动乱而将子女留给发妻看顾而独自回乡（郑夏骋编1955：82）。郑夏典独自回国，留下两位弟弟郑夏莲和郑夏树在马来亚。郑培英、郑金火、郑声芬也是离开父母和兄弟独自返乡。

（二）落地生根

一些族亲南来后曾经再度返回家乡，最后仍然选择来到马来亚扎根。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一类的扬美郑氏族亲中共计19位。这些扬美郑氏宗族成员最终选择在马来亚重建家园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两地谋生条件的悬殊差距

郑声谨（福林堂）很小的时候即由父母带来马来亚，后来返乡后发觉谋生的艰难，才重新来马来亚谋生。他回忆道：“在介福除了种田，也没什么可做的了，再来只能卖碗，地方实在太偏僻。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宗早已住在那里，不得已才在那边生活……”（郑声谨口述资料2007）。另外，声谨之小叔婆林汀（郑华真之妻）1947年回乡后，也是因难以忍受生活条件的极度艰苦，1954年又从中国再度南来。林汀之媳妇林来英说道：“我家婆1947年她再度回返中国大陆。随后我大伯（郑夏苑）于1948年回乡续弦，我家婆原是要留在家乡看顾孙子，但过后中国大陆沦陷在共产党手中，在公有制下粮食是用配给的，生活相当困苦，我家婆说有些时候1天只分得1个包子，在那边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于是向共产党申请再次到马来亚。当时的条件是要南来者必须在马来亚有财产，我家婆当时在这里有屋有橡胶园，加上我二伯和我先生都在这里，因此她的出国申请被中国政府批准。1954年她离开中国后就不曾再回中国”（林来英口述资料2009）。像林汀是共产党掌政后才离开中国的例子，在扬美郑氏宗族当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

（2）躲避地方匪乱，与土匪结仇，不再回乡

不少扬美郑氏族亲南来后有所收获即返乡置产，原打算留在家乡终老。但因民国时期地方土匪太猖獗，有些族亲因反抗土匪而与之结怨，为了个人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只好逃往南洋生活。郑夏骋（福林堂）原已在马来亚谋生，因其长兄夏笑被土匪所杀，为报兄仇，毅然返乡与土匪搏斗近1年才回到马来亚（郑夏骋编1955：56）。另外，郑夏活（德裕堂）返乡后因不堪地方治安恶化而再度南来。

（3）基于个人因素而返乡，包括与亲友失和、返乡完婚

扬美郑氏宗族的各堂号下均住着好几户人家，因而难免产生磨擦。有些族亲因父母早逝，回乡后因不堪寄人篱下之苦而南迁，如郑德春与郑夏日兄弟（福林堂）。亦有族亲因家中已订定婚事而返乡完婚后再南渡，如郑夏雁（进宅堂）（郑夏骋编1955：36）。

表9. 扬美郑氏族亲曾返乡再南来者

No	名字	辈份	堂号	父名	再度来马原因
1	华跻	14世	草美堂	通窍	已在马来亚置产。
2	华解	14世	草美堂	通北	来马经商。
3	林汀	14世	福林堂	元核	因子女均在马来亚，返乡为照顾年迈家婆。家婆过逝后即再南来和子女团聚。
4	夏活	15世	德裕堂	华窗	躲避地方土匪作乱。
5	夏鴈	15世	进第堂	华燕	返乡完婚，再携眷南来。
6	夏超	15世	美扬堂	华墨	已在马来亚置产。
7	夏骋	15世	福林堂	华佃	报兄仇完毕即再来马执教鞭。
8	夏老	15世	泮山堂	华金回	以南侨机工身份回中国，抗战后再回来。
9	德春	15世	福林堂	华站	父母早逝，生活困苦，南来另谋发展。
10	夏日	15世	福林堂	华站	父母早逝，生活困苦，南来另谋发展。
11	夏纯	15世	金美堂	华峬	大马出生，随父返乡看看。
12	福山	15世	福林堂	华真	随母林汀返乡，再随母南来。
13	声谨	16世	福林堂	夏皆	因谋生困难，返乡一年余即再过来
14	声末	16世	美扬堂	夏泗	大马出生，随父返乡看看。
15	声溱	16世	美仁堂	夏侨	聘娶妻室。
16	清泉	16世	金美堂	夏纯	大马出生，随父返乡看看。
17	声遣	16世	金安堂	其绣	因谋生困难，返乡后再过来。
18	声孚	16世	霞阙堂	夏芹	时局变迁，遭匪祸，再南来。
19	声衷	16世	德裕堂	其绣	宗族族长，国民党地方领袖，被共产党通缉。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资料来源：透过扬美郑氏族谱记载资料并经田野调查证

参考文献

- 陈支平1991。《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
- 何克忠1987。《香妃城话旧》，麻坡：南马艺研究会。
- 黄尧2003。《马星华人志》，吉隆坡：元生基金会，马来西亚黄氏联合总会。
- 梁天成等编1990。《永春县志》，永春：语文出版社。
- 林博爱等1941。《南洋名人集传》，槟城：槟城南洋民史纂修所（没有页码）。
- 林廷辉、宋婉莹2002。《马来西亚华人新村50年》（修订版），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麻坡武吉甘蜜建国学校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1999。麻坡：武吉甘蜜建国学校。
- 《三育华小校史》，麻坡：三育华小史料（没有页码）。
- 《桃源扬美郑氏族谱》1906。永春：扬美郑氏宗族，卷首、卷五。
- 吴小安2005。〈现实与历史：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关系〉，载王天有、徐凯、万明编，《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厦门华侨博物馆，厦门：华侨博物馆馆内展示资料（没有页码）。

颜清煌着、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1991。《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颜文雄整理1986。〈张雄南祸永罪行录〉，载《永春文史资料》，第一辑（总第六辑）。

杨建成1982。《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1957-1978》，台北：文史哲出版。

《永春文献》1970。台北：永春文献杂志社，创刊号。

《永春侨汇史略》，1985。永春：永春文化中心出版，第1辑（总第五辑）。

俞云平、王付兵2002。《福建侨乡的社会变迁》，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郑良树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

郑世智整编2007。《桃源永春介福扬美简史》，出版地方（？）：永春，页7。

郑夏骋编1955。《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麻坡：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族侨世系汇志编委会。

郑昭贤。《中化足印》，（本资料为前报人郑昭贤所提供资料，页码不详）。

鸣谢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资料

1. 梁黎玲访问稿。（16/12/2008下午3时，永春侨办）
2. 林来英访问稿。（07/02/2008下午8时，麻坡武吉巴西林来英住家）
3. 郑金表访问稿。（15/12/2008上午9时，永春介福乡郑金表住家）
4. 郑来发、郑清腴访问稿。（29/01/2009, 上午11时，麻坡文林望郑来发住家）
5. 郑名井访问稿。（16/12/2008下午5时，永春介福乡郑名井住家）
6. 郑清泉访问稿。（25/11/2007上午12时，麻坡武吉甘蜜锦峰宫）
7. 郑声转访问稿。（25/10/2009下午1时，麻坡实廊郑声转住家）
8. 郑声谨访问稿。（25/11/2007上午11时，麻坡武吉甘蜜锦峰宫）
9. 郑声缪妻访问稿。（19/12/2008下午2时，永春介福乡郑名雀住家）
10. 郑世智、郑声盛访问稿。（15/12/2008上午9时，永春介福乡郑世智住家）
11. 郑夏椅、郑启贤、郑启华及郑启福访问稿。（25/11/2007上午11时，麻坡巴莪郑夏椅住家）
12. 郑震亮访问稿。（08/10/2008下午2时，利民达郑震亮住家）
13. 郑震文访问稿。（20/12/2008下午4时，永春介福乡郑震文住家）